

## 《放逐与追逐》

### 思想内容

#### 1. 历史和自传

#### 2. 新加坡历史(六十到九十年代)

#### 3. 成长小说(爱情与生命)

#### 4. 放逐与追逐

#### 5. 新加坡华人之间的交集与隔阂

#### 1. 历史和自传

包括大历史:各地华人历史和新加坡历史

人类开启全球化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,大规模的全球化始于19世纪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,全世界的经济文化连接日益紧密。尤其是二战后,各国交流越来越频密,全球化进行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入。

《放》的故事就从战后的新加坡开始。按照林高的说法:“那真是个多元化的时代。”那时的新加坡的华人既有早前就下南洋的后人,又有当时的新移民,有的从马来西亚来,有的从民国来,还有印尼华裔的孩子。例如文中,福良和小愿就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,福良的父母就是来自柔佛的小贩,小愿的父母又是来自厦门,Steven就是娘惹华人,秋云就是来自印尼的转校生,甚至文中还设置了一个保有“五四遗风”的清朝遗老——傅老师。这些林林总总的人物几乎都是移民,他们在新加坡这个文化背景复杂的地方生活,所产生的交集和碰撞的故事。而这个碰撞跟我们看到的更是各种认同,多元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和整合。他们在这其中的矛盾、纠葛、挣扎和妥协,是从多元到一元化的过程,也是新加坡化的缩影。福良的爸爸不想一辈子割胶,到新加坡向人学做云吞面,自己开档。福良不想接手爸爸的小贩中心的档口,读书毕业的一个目的是不想以后帮office里的人买咖啡,小愿不想一辈子在工厂当clerk,去做广告做中文撰稿员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当时政府大力推行英语

的新加坡化的过程中。而最终他们一个去了上海，一个去了台湾。不过追逐了过后又发现还是回来新加坡比较好。

#### a. 移民、遗民、夷民的离散/反离散

新加坡化的过程，是多元价值和认同在矛盾中的整合。在地化初期移民、遗民和夷民的个性要多过共性。福良的父母还是讲广东话，甚至连华语都说得半咸不淡；小愿的父母从厦门来新加坡，还抱着以前的“五四遗风”；傅老师是政治遗民，因为国家动荡无处可去而留在新加坡，很多旧时养成的习惯还保留着，如喝茶、书画、收藏，甚至中风后不自觉地说出满语等；福良和小愿既喜欢华文环境和文化（如：台湾、上海和厦门），但又觉得自己在那里是假洋鬼子，最后为了生活而回来新加坡，似乎辣椒螃蟹、satay、mee rebus、chendol，还有云吞面，才是他们的最爱。就如文中傅老师所说：“父母都不在，兄弟不亲……看什么？”在以大清遗老为代表的傅淳看来，中国没什么好看的，似乎“他乡”更似故乡。“yi民们的价值在地化，使得原乡神话变成了解构原乡。而从离散到反离散的反转，由此带来的向心力又把“yi”民们留在/拉回新加坡。

文化/价值观在地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文化的两种形态：一稳定、固定的，二永远没有完成的生产过程。沉淀下来的部分是文化认同的部分，是集体回忆；生产变化的部分是开放的、矛盾的、碎片化的。文化在地化是一个历史进程，与历史息息相关。在地化中开放的部分，就是历史发展的缩影。本地华族文化的形成和变迁，是南洋华人的奋斗史，也有中国前朝的历史文化，更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发展史有关，还有中国、香港、台湾的现当代历史。在地化过程中的一些元素游离在文化认同共性之外，与其不符，甚至是冲突的，完全违背的。例如文中第四章提到的，福良“知道为什么小愿喜欢台北”。原因就是文化认同的共性部分，这对福良来说也是一样，他也喜欢台北的华文氛围，及新加坡消失的人情味与小吃。但是矛盾的部分在于，他也不适应在台湾的生活，“在台北一直感冒”，连水土都难服。时过境迁，在地化文化的共性——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所谓的“根”。林高在《看距离，找自我的位置》关于《放》的书评中亦提到了“保根、失根、去根，甚至‘接根’、新根”的问题。比如，书中的傅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，收藏了很多字画和古董，自己又保有“五四遗风”。到了福良这里，很多他都看不懂，也只有同样又“五四遗风”的岳父会说：“这些比这间屋子还值钱。”但福良

很乐意把傅老师的住所改成“傅淳藏馆”，“除了欣赏画作古董，也听傅老师留下来的音乐”。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传承给下一代。只可惜，到了他女儿这辈，就在房里玩电子游戏，要不然就是觉得藏馆不好玩，很快就要走。傅淳、小愿的父母，甚至福良的爷爷，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的根，是福良小愿一辈人想要保留的，“傅淳藏馆”就是现实物化的“根”。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，但一部分认同根——“五四遗风”等——自觉地不自觉地流失了。等到了他们的女儿陈婷陈萱一辈，对于整个“傅淳藏馆”的认同更弱了。“新根”当立，是西方流行文化、游戏文化，还是……？所以小愿在上海公司看到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与台湾、新加坡或美国来的也没什么差别了。

## 2. 反映新加坡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

小说主要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，尽量在叙述中客观地捕捉那地那时那人的精神面貌，他描绘的小说中的情境，特别是涉及的时代、背景、环境更真实，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小说从福良有印象开始写，那个时代新加坡充满了人情味。之后本地从以方言和华语交流为主变成以英语交流为主，“系统论”也应运而生。福良当完兵之后，恰巧碰上新加坡经济腾飞，也顺理成章地进了电子厂做technical officer。在工作至上的年代，他娶妻生子，之后又被公司派去上海。在全球化的大潮中，他和妻子又选择回国生活。因此，在整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本地语言用词（方言、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）的变化，学习、课余娱乐方式的变迁，生活（食住行）的不同，及工作态度和方式，还有意识想法等一系列的发展变化。

## 3. 自况/成长小说：

展现个人在大历史洪流中的爱情选择与生命历程

在林高的访谈中，谢裕民也承认《放》的“显文本是爱情小说”。小说以福良为主要人物，叙述了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对异性的选择和其爱情婚姻生活，而且这其中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。

### a. 我爱你

谢裕民在访谈中自己提到：其实男主角只喜欢一种类型的异性。秋云与小愿基本上属同一种类型，所以一开始喜欢的和最后结婚的，都是同一类型。福良因为自己的性格和社会地位决定了在自己爱情路途上的不顺畅。而一开始的性格和社会地位的错位，导致了他和初恋秋云恋爱失败的命运。失

败是败给现实，也是败给自己。最后，跟小愿在一起，福良的性格基本没有什么改变，只不过自己的认知和社会地位的改变，令其成长了不少，至少可以跟小愿平起平坐。他的“蝶变”当然少不了傅老师的功劳，如果不是他的大力撮合和“灌墨水”，福良恐怕得悲剧重演。小愿去台湾时，福良就感到历史要重演的感觉。小愿的父母更是被傅老师说得服服帖帖的。这与秋云的父母对福良态度完全不同。

作者自己曾说，Eileen不是福良喜欢的类型，最终分手。福良的喜好又与他的性格有关。性格没有变，喜好也没有变过，最后分手也是必然。后来福良差点与Eileen旧情复燃，不过幸好小愿及时地“求婚”。当然，就算再度牵手，相信福良和Eileen也是会以分手告终，因为福良喜欢被管。Eileen是他转大人时期的女朋友。他们能走到一起其中一个原因是Eileen的妈妈是开咖啡店的。因此，从社会地位上来说，她的家庭背景对小贩家庭出身的福良有一种天然的吸引。这就如福良对“彩色盘”和“黑金”有天然的好感。但Eileen与秋云和小愿最大的不同是，Eileen不会去管福良。虽然福良先后的三个女朋友都会追求自己的理想，但Eileen是唯一不会管或者理会福良追不追逐理想的女朋友。表面上送Eileen回家的老板是两人关系产生芥蒂的原因，实际上女朋友的不管不理，才是让两人最后吵架分手的真因。哪怕福良才刚刚带Eileen回家见父母，哪怕福良不久前才认真地说：I'm serious。个性的差异，让福良发现无法跟Eileen沟通，以致吵架后不想与她联络。

讲回秋云——福良的初恋，她确实是福良最喜欢的女孩子，是他的梦中情人。福良与秋云在一起，几乎都是美好的回忆，除了最后秋云的离开，以及不再寄来的天使。福良喜欢秋云管着他，一开始明明她是她的补习老师，最后她却成了他的老师。这也令福良愿意为秋云做任何事情，或者他做任何事都是为了秋云。他念书只是不想让秋云失望，他做功课是为了秋云，他去看文艺片是为了秋云。认识秋云之前，福良的记忆几乎是不存在的，认识秋云后，福良的世界就只围绕一个美丽的童话进行。因此连假期秋云回印尼，福良都会顿失重心。

但两人的身份和家境的差异，总是让福良感到难受，他又是那么要面子。福良一直在这段感情中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。可就如在溜冰场溜冰一样，秋云在前面跑，福良在后面追，重点是追不上。不过对福良来说，追的过程让他感到开心。至于结果他没想那么多，走一步看一步比较符合他的性格。毕竟

他与秋云的世界不同，所以除了开心以外，他常常感到自卑，当秋云真正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圈；他深觉挫败，当秋云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；他费解自己的窝囊，当自己突然失去了与秋云爸爸说话的能力。爱至深，伤至深。多年后福良都不喜欢午后出门，主要是为了避免触景生情。午后走路去秋云家的情景，永远烙印在福良的心上，亦如“Yesterday Once More”的旋律。

#### b. 对不起

福良与秋云的恋爱，从未有过争吵，几乎没有对不起秋云。只有秋云对不起福良。他只后悔自己做错一件事。福良很介意自己的“另一半”年龄比他大。在无意中得知秋云比自己长一岁之后，福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之中，以致自己做了一件“很错的错事”。他骗秋云要跟亚河庆祝生日，没有跟她在一起。在看到“彩色盘”的遭遇后，福良更多的时候反而提醒自己不能做错事，不能害到秋云，让她给别人讲。福良最对不起的是第二个女朋友Eileen。他曾亲口对Eileen说，I'm serious。但转身又因与Eileen吵架，一分为之。福良对“遗弃”朋友Alan都觉得很“道德”，很对不起他。那对曾许下“承诺”的Eileen，他更是有深深的愧疚了。还有一次，福良已经成为小愿男友，跟Eileen又联络上了。那时小愿又忙着工作有点忽视了自己的男友。后来，福良又以不方便，断了与Eileen的电话联络。两人没有实质的开始，但是福良已经觉得自己婉拒Eileen的电话，是二度辜负Eileen了。同样的这件事，也是福良为数不多的没有向小愿坦白的事情。如果算上他心底“深藏不露”的秋云，这些是他对不起小愿的地方。还有一次与小愿有比较大的冲突，就是因为福良自己与妈妈的争吵引起的。经过那件事之后，福良为了“补偿”自己的错误，只要小愿喜欢，自己什么都答应。

#### c. 谢谢你

福良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更不习惯向人表达谢意，就算是对着自己心爱的女孩也是一样。文中记录福良的“谢谢”实在有限。对Eileen，福良会有更多的歉疚。秋云和小愿，他则有更多的感激。他感激她们曾经的帮助，让他在融入或者靠近她们的世界的过程中，提升了自己。秋云在福良的世界里一直美丽得像童话一般存在。没有秋云，福良不会上高中、大学；没有秋云，福良会跟亚河他们一样去电子厂。会考之后，与秋云对华文答案，秋云对他说：“谢谢你！”福良回答“我也谢谢你。”对妻子小愿，福良也有感激，但是全文只字不

提。福良对秋云和小愿的感激是自己成长的见证，只是福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只不过，对秋云的“谢谢”，福良会有多一层的爱意在内。因为秋云是帮助他学习的，而中学时期他们的“生活”几乎就是学习。而与小愿则不同，人成长生活的范围也扩大了，要烦的事情也多了，“生活”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应付工作压力，照顾家人，甚至是看望傅老师。

#### 4. 放逐与追逐：

表现不同背景的华人(包括新加坡华人在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社会进程中)追逐自理想与日常的幸福，及其最终无可奈何的自我放逐

新加坡独立后，人们身份从殖民地侨民转换成为共和国国民，逐渐淡化的是族群和血缘意识，强化的是个人和国家归属与认同感。彭飞评论《放》，“小说以爱情故事开篇，最终却导向国家认同的大叙述，《放》让人对个人处境一再深思”(见彭飞《解读谢裕民长篇小说<放>中的显文本与隐文本》)。如前文所述，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是放逐与追逐的矛盾统一体。这组矛盾随着时代变迁时而显得对立，有时又高度统一。书中还有亚河、英俊、小愿、福良、许可、许可老婆、Steven、Alan、弟仔等人物都难逃此命运。

##### a. 福良父母

如很多新加坡人的父辈一样，福良的父母也是“联邦人”。他公公从中国南来后，赚钱买的小胶园，认为孩子以后就不怕没饭吃。这是他公公追求的日常幸福。但是福良的爸爸有自己的理想，不想一辈子割胶，到新加坡找工作，什么工作都做过，最后向人学做云吞面，自己开档后，才回老家把妈妈娶过门。

##### b. 福良姐姐

在典型的八十年代中期，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中，福良的姐姐率先发出了“搵食艰难”的感叹。想在护士一行有所做为的姐姐，因老板升了她受英文教育的同事，没升她而感到生气。每个部门的老板都是英校生，华校生最多只能去到第二把交椅。姐姐似乎也只有无奈地认为只有回到中国才能解决这个困局。

#### 5. 新加坡华人的交集与隔阂：

## 借福良的视角展现其与新加坡华人的交集与隔阂

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，第一代移民（大马打工、满清遗老、大陆年轻移民）、第二代移民、外国华裔、英语系、华语系、方言系，什么籍贯、国家，讲各国语言的都有。他们之间的交集在一开始更多的是隔阂。彭飞在解读《放》的评论中论述：福良是移民二代，经历了新加坡从殖民地到独立国的历史变迁，却也面对命运剧变后个人归属的巨大矛盾。福良是华校生，属于Made in 1960的Chinese helicopter，华校印记跟随他一辈子，他的悲欢，他的浮沉，紧紧牵动与他同一世代的国人。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福良是文中的一个重要叙述者，因此，小说是围绕他并借他的视角来叙事。当然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交集和隔阂，也都明显带有他的或者作者的情感倾向。

福良的初恋——秋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在新加坡读书的印尼华裔。他们的交集当然是同班同学，然后偶然的机遇福良成了秋云的华文“补习老师”，再之后两人之间心生情愫。虽然文章花很多笔墨在写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，但时不时还是会提醒他们家庭背景的具体差异和现实的隔阂。如：秋云家里的情况和福良的家境，玩的东西，吃喝的地方，听的歌。

福良跟本地娘惹华人的关系，似乎还糟糕过跟自己的日本老板。追根究底是“颜色论”，不同的颜色意味着不同的语言，而背后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。因此不同颜色之间肯定有碰撞。Steven和福良之间的误会也好，矛盾也好，只有福良觉得自己的华语也是“假洋鬼子”的时候，他们才有共同的价值观，也就能更好地沟通。福良跟三巡也是，福良是橙色的，三巡是红色的。冲突有一部分也是因为颜色，和解是因为福良也有红色的边边。Eileen几乎无法跟福良的妈妈交流，因为方言的关系。福良也只能听懂一半Eileen妈妈讲的话。很明显的是交集无法产生，只留有隔阂生长的空间。如果傅老师是说海南话的，相信福良也不会跟他如此有交集，也不会深受影响了，更不用提命运的转变了。

福良与弟仔的关系，从小开始，不过中间隔断了十多二十年，直到弟仔在上海来找他。虽然福良跟弟仔聊天的时候，比较放松，甚至出口成“脏”，看起来关系还是很熟络。经历过秋云、小愿和傅老师的熏陶，福良已经成长为完全跟儿时邻居不同的人了。与弟仔的交集和熟络仅限于过去，余下的就只是陌生和隔阂。

## 艺术技巧

1.章法(虚实、明线暗线、成长小说、不同语系)

2.以顺叙及女性名字命名架构全文

3.顺叙兼用多种叙述技巧(顺叙、插叙、平行时空)

4.第三人称有限全知观点

5.对比和映衬(衬托/反衬)

6.反讽

7.象征

8.人物塑造

### 1. 章法结构/叙述

历史结合自况和虚构

从结构章法言,《放》特别之处是全篇是结合了历史、个人的自况,以及作者的虚构写成的故事。作者自认是个历史癖,多部小说都或从历史素材(如《最闷族》、《重构南洋图像》)演绎出来,或以历史为背景(如《建国》)。《放》隐含了近两百年来各地的华人史,以及新加坡的近代发展史。谢裕民说,《放逐与追逐》也是“从老资料历史堆里找创作素材”,只是历史短了一点,近了一点,里面涉及新加坡华校生英校生、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日本来新设厂,及华人到大中华区如上海和台湾发展的情节。所以,这个历史内容构成了文本的情境(见课标页19“情境”),涵盖大至时代、环境,小至作品中营造的氛围、特定的场景都包括在内。

相对于谢的其他小说,《放》更特别的是,作者把个人成长的故事充作小说全文的脉络,并与主人公福良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机结合。故事表面或显文本是爱情小说,例如单独看前两章<秋云><Eileen>,它们简直就是一部校园青春,以及描写新加坡男生国民服役阶段的爱情小说。但小说后面部分,明显包含了福良面对爱情、婚姻、事业,以及人生路向的各种抉择,因此《放》也是个体人生的一个寓言——一个关于得与失、放逐与追逐的寓言。

《放逐与追逐》作为小说标题具有概括性,并且让读者产生联想和想象空间。故事由福良的一生拓展开来,通过不同层面反映不同人物被环境和社会放逐的过程,之后也有追逐的过程,整部小说就是以一放、一追环环相扣的形式,贯穿小说,扣人心弦。“与”字更是道出整个小说的精髓,小说主要人物都必须经历放逐或被放逐和追逐等人生选择。这也喻示人生不可能分得清楚,总会参杂不同程度的放与追。放逐与追逐岂不就是一种人生哲理?

#### a. 明线与暗线

我们也可以把爱情这条主线理解为明线,历史背景则为暗线。具体而微,爱情明线以福良遇见的各女子为章节,暗线则包含相关时代和历史凝结成的情节和人物如红龙、狗屎、阿妹或亚河、英俊、天顺、Alan、傅老师、Akita San,也都具时代色彩。

主人公福良显然带有作者的影子,其中有他对教育、不同社会阶层人物,以及命运等的看法和评价,但福良却不等同作者,作者自己曾说过福良与Eileen都另有原型——福良是以自己的一个同学,Eileen则是以作者朋友的一个女朋友为模特儿,这些原型虚实结合,外加作者小说虚构的艺术再创造,终成新的人物和情节。小说确带有作者的自况性质,却不是自传,也非历史传记,而是部经过艺术加工的小说。

作者自述,他“一直想写一个与自己成长经历相关的故事,一直没写。自觉时间还没到,也怕写坏。问题是,53岁了还不写,没时间了,写坏了也得写”。董桥在《七十长笺》里引述美国小说家乌伊拉(Willa Catherine,注:页228引用的威廉·凯瑟是错误的)的话,“作家经营的根本素材大半是十五岁之前耳濡目染之默化阴孚”。真是先见之明。

#### b. 成长小说

这个故事是福良的人生之旅，也是作者，及你我他读者人生之旅的寓言，具有成长小说的特征。与社会的冲突与调和，以及不同人的邂逅和离别，福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成长，并领悟到生命的两难境地。书写和阅读成长小说，本身也是一个启悟的旅程。

小说中的人物都似有自己的追逐，福良面对时代，选择了“边缘角色”，戏的脚本按照时代的、社会的要求开罗上演。他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位子及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；他人的位子及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自己没有什么好自卑，他人没有什么好自豪。福良的故事带出的各种“距离”所显示的警示意义，与社会主流的距离，与自己遇见女子的距离等等，读者从福良和这些人事和社会规范的距离中细细琢磨，感受到微妙的生命反讽——它是吾人回答生命本体叩问时，必须自己找到的“答案”。

### c. 不同的华语语系族群融入小说

所谓华语语系(Sinophone, 或译为华夷风)，与英语语系、法语语系、日语语系等对应，可以指涉不同的华语社群。这包括这两百年来离散移民各地用不同区域性华语沟通的华裔，他们经历了离散(diaspora)进而在地化(localised)。在新加坡的情况，就是南洋化、新加坡化。

小说融合这些历史迁徙和语言元素，例如小说中有广东家庭的福良家庭、福建父母的小愿、满清遗族、旅居英国最后落户新加坡的傅老师、从印尼来新后到香港的秋云、新加坡讲英语和华语的华裔社群的分野，以及从新加坡到上海和台湾等区发展散文的华人。学者王德威点出后移民、遗民、夷民、殖民四大类，可以对照小说的各类人物设定。

小说除了体现这些不同华人群体的气质品性和命运，也通过福良让这些群体交流、互动：

- 先从福良和小愿的长辈说起。对于福良，认识傅老师是个大转折——生活上和认知上。傅老师是皇族后裔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远方堂弟，因避战乱去了英国，辗转到新加坡落户。他和小愿的父母都走过中国近代史。小愿的父母亦因二战从厦门经东南亚各国，到印尼，最后落脚于新加坡；厦门大学毕业，鲁迅、林语堂、顾颉刚都是他们的老师的老师，自认是“五四传人”。

傅老师认为，不存在于日常生活里的“五四遗风”就不再是可以追随的风尚。傅老师身具历史兼文化色彩，可视为隐喻性人物，作者把遥远的原乡记忆拉近，让“他”出现在福良的现实生活里，福良对傅老师是很有

好感的，甚至敬仰。然而，福良感觉到他和傅老师之间存在着“距离”而若有所失。这“距离”寄寓的意义值得寻思。傅老师的出现绝不仅仅为了撮合小愿与福良的婚事。

- 福良的祖父从中国南部到了马来西亚柔佛，后来父亲移居到新加坡。先辈披荆斩棘、一路走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“南洋奋斗史”。“中国近代史”或“南洋奋斗史”都被时代所放逐，诡谲的政治风云把他们变成了政治遗民。像小愿和福良的祖父辈们都为避难、为求生而离乡背井。离开了母国到了其他国家长住，或者成了所在地的公民，都会有离散意识（李有成《离散》）。

离散意识/乡愁像风湿，气候稍稍改变就觉得痛在节骨眼上；或有纾解的时候，当小愿的父母跟到台北照顾孙子，福良发现，二老在台北讲优雅悦耳的福建话，如鱼得水；或有愁更愁的时候，当二老重游母校厦门大学，发觉今非昔比，萦回于梦中的记忆不复存在，回不去了。这种心灵与现实的“距离”喻示什么样的人生吊诡？

- 值得玩味的是，长辈们心知肚明让子女上华校是远离社会主流（我者），他们却为子女做了“被放逐”的选择。这样的自觉与自决意味着对“身份认同”的反思与持守。秋云的父亲是识时务的，虽送子女到新加坡学华文，也意识到趁早送秋云到英国留学是上策。福良与秋云的初恋因此以分手告终。
- 福良较多地与英校生接触是在当兵之后——已进入80年代，华校生与英校生在思想、作风与机遇上，仍有明显的差异。那真是个多元化的时代。回看，觉得现在是简化后的多元，更多是一元化——新加坡化。一些同学或朋友，与英校女孩交往，大部分结局与福良和Eileen一样，而且，一开始便不被祝福。也有结合的，往往是过后各自在自己的语言圈子活动。语言不只是语言。

新加坡的华人社会，一大部分是移民后裔。移民的身份意味着离开“根本”，离开文化的根，时过境迁便有了保根、失根、去根，甚至“接根”、“新根”的种种可能，种种探讨；所谓放逐，是自我放逐而被放逐，或被放逐而自我放逐，或其他？

所谓追逐，亦有主动被动种种可能。“被放逐”而最终却能以自己的信念、自己的方式去“追逐”生活，福良和小愿展示了活着的自信而从容。

## 2. 以顺叙及女性名字命名架构全文

小说以主人翁每一个阶段的恋人名字作为各章的标题，其次序按先后，含有一种顺序的“编年史”结构。

《放》共五章，分别用福良五个女友的名字作各章的题目——秋云、Eileen、小愿、Jennifer、Margaret；但其实其实是三个，秋云和Margaret，小愿和Jennifer是同一个人。那为什么小说用福良女友的名字为题，而且两个华文，三个英文？

例如，之前的小愿和之后的Jennifer 就形成了对比，秋云和Margaret 也是，前后的反差体现了这些人物在面对放逐与追逐无奈的境地。甚至福良也有Jackie Chan 的英文名，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加坡随时代发展越来越英文化，但背后又有某种多元性——人物名字的变更有时代的烙印。

我们知道，其中人物以福良和秋云为例，甚至是傅老师，不只有今昔对比，前后境遇也形成反讽，他们往往追逐理想，却被放逐；怀念却又回不去，小说读来让人有一种回忆当年，只觉得是一种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的情怀。

【人物体系：对比、映衬和平行对比（详见5）】

## 3. 顺叙兼用多种叙述技巧

小说表面上用顺叙，非常平铺直叙，但其实不然。

小说各处情节和细节都用了不少非常精妙的叙述技巧，使小说故事、人物和情节的连结，如穿针引线，针线密封，前后上下相互照应（见下例d）。其中，非常常见的是，作者常用补叙、插叙，来补出前事（见 a、c 和 d），其中又带有预叙（foretelling，见例c）或倒叙（例a）的效果。这样使情节的交代，使其中事情发展的经过，包括一件事与另一件事的相互关系及他们带来的后续影响，更多样化和深刻。从中，我们可更了解促成事情发展的因素或条件；分析冲突的过程及其本质，以及探究和解的经过。

这样的叙述策略，代替了直接的内心描写，我们从叙述者（经历了整个故事的福良）和福良的差异、人物和人物的距离，读出更深刻的思想，及其中人

物和作者情感倾向的目的。小说中福良和秋云重逢、福良对Eileen的情感矛盾以及福良听到不同的歌曲，都看到了这种手法的使用。

由于作者是用“后来的福良”视角交代记忆，因此叙述上有两种声音（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叙述者），“作者”会提醒你是“想当年”，这是一种元叙述（叙述的叙述），暴露了叙述行为，达到更真实的效果。

有时，作者只作铺垫，后面才层层叙述，例如人物或事件的渐次场，这样的效果是：小说各章前后呼应，情节中或埋下伏笔，或制造悬念，让读者“欲知详情，请听下回分解”。

以下是一些例子：

- a) 作者写福良开始无法帮秋云补习，补叙补出福良早上需给父亲档口帮忙，走不开。——涉及交代人物背景、悬疑等叙述技巧
- b) 福良和印尼同学说下周补习才行，只能一三五。多年后福良仍记得这是第一次和秋云说话。

——涉及悬疑和元叙述——交代这是后来的记忆重构，暴露叙述行为

- c) 第二章Eileen 觉得交对男友，好运来到，星期天都有表演，星期六福良决定上傅老师的英文补习课。傅老师说学习英文学习环境最重要。

——反讽，Eileen缺席时，引出另一个人物傅老师，傅老师是千里伏线，他将在小愿那章促成福良的姻缘

- d) 福良被Steven欺负，小愿看得出，批评说Steven 过于严厉，福良突然记起傅老师的优雅处事，另外，Steven说福良的英文是中式英文，又和小愿、傅伯伯在另一间娘惹餐厅吃饭，这次福良注意娘惹饮食，小愿人生另有想法，确定一周后离职，去广告公司当中文撰稿(傅伯伯介绍)，老板是洋老板，小愿临走之际，福良约小愿，心理有迟疑，行动却想追，与上一次面对秋云和Eileen 将分离没有行动，做了不同的人生选择。

——看出小说各情节相互勾连，如针线细缝，时而交代历史文化背景，时而塑造人物，时而布置悬疑，时而对比，让各人物勾连，形成人物系列，各种小说叙述技巧也交叉使用。

#### 4. 第三人称有限全知观点

作者以福良为聚焦人物，以他的叙述角度，写他的感情经历。这样顺叙写来，从六十年代写到九十年代，表现了他对时代和接触不同人物的不同评价和互动关系。例如他对读书、怎么教书、游戏、饮食、歌曲、军营阶级、爱情、弟仔和自己同中有异的命运、傅老师、Alan、Eileen的生命态度，都通过自己的视角和观点，表现自己的态度和评断。

由于小说带“自况性质”，从福良的限知视角出发，一方面可以体现福良、叙述者和作者的情感倾向（例如对秋云的念念不忘，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爱憎），另一方面表现认知差异，形成反讽效果，突出放逐与追逐的主题。

在小说叙述上，由于福良无知于他人的想法，这样的内视角让他能去推测秋云、小愿等的心理活动，但又保持客观的距离——例如结尾部分，福良并不知道秋云内心在想什么，作者从各种行为描写如秋云的反应“幸会”和戴福字佩坠，以福良的视角引导读者作出自己的阐释，制造了反讽和悬疑的效果。

## 5. 对比和映衬（衬托/反衬）

小说除了以福良遇见的各女性形成一个体系，这些女性之间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。例如秋云和小愿性格有类似的一面，华文系，同样追求理想，我们可以称为“镜像”或“影子”（doubles）。

作者自云，写完后发现，其实男主角只喜欢一种类型的异性，从技巧来说秋云与小愿基本上属同一种类型，所以一开始喜欢的和最后结婚的，都是同一类型。用新批评的术语来说，这里两人就形成了平行对比的关系。站在第一、二章，甚至是结尾那章，小愿和Eileen映衬了秋云这个人物。但从小愿来看，秋云和Eileen 映衬和反衬了小愿这个福良生命中的正宫。

但是，秋云和小愿也形成对比，其不同处也是小说情节上最反讽的地方之一，即秋云和小愿都追逐理想，福良失去秋云，而福良可以和小愿在一起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傅老师的协助（叙述学来说，他是扮演搭救者的结构人物），但婚后的小愿却变成了虎妈，当秋云福良重逢后，彼此已各有家室，也没相认，但当年的感情彼此心中都留有一个重要的位置——秋云还戴有福字的玉坠，福良则想起当年那个出现在班上的插班生，以及他们一起唱的“Yesterday Once More”。

相对，Eileen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最终分手。作者说这不在作者最初的意念中，这里与秋云形成对比，甚至第二章作者花了不少篇幅交代秋云和福良分手后，两人的渐行渐远。但，Eileen 和秋云在福良生命历程里，又有相似之处——最终都面临离别，让福良面临生命痛苦的一课。

小说中反复强调了福良对这种离别的无奈，写和这些女子的离别，作者也把这种离别之苦，照应了与童年玩伴的分离——他们或死的死、或要远行的远行。像红龙、狗屎、阿妹或亚河、英俊、天顺等，又形成了小说的另一组人物体系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后来“逃到上海”的弟仔，甚至是“火并”死的红龙，都是福良的分身影。要不是因缘际会，出现秋云、老师和校长，他们的遭遇就是福良未来的命运与结局。

而结构人物如叫福良帮秋云补习的老师、阻止了福良逃学去“火并”的校长，及傅老师，甚至是正宫秋云和小愿，还有Eileen，他们都组成“功能人物”这组系列人物——他们是福良的搭救者（表面是陷害者）、促成者，也是启蒙者。

## 6. 反讽

所谓反讽，即表面是这样，其实另有所指，或“似是而非”（you say one thing but you mean the other）。反讽有不同的分类，有人分为语言反讽、情境反讽、戏剧反讽，及叙述反讽等。

语言式反讽是指语言上的意思跟心中含义的差别，那就是说字面上的意思跟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意思相反。例如：

- 歌词：“it's yesterday once more...”——不同地方出现不同的反讽效果，连它的重复也是
- 福良说：再见！Margaret 则礼貌地回：幸会！（页226）——再见、Margaret、礼貌、幸会都是反讽
- 小愿说：“路上的广告，百货公司五层楼高的直布条广告，都写着大大的华文字”，福良忘了怎么回答，却记得傅伯伯说：“小愿如鱼得水”....她的选择是对的。福良却高兴不起来，他联想到秋云与Eileen，她们们都有理想，最后选择离开他

情景或情境反讽是谢裕民这篇小说的亮点。所谓情境反讽，是指你原本期望的，结果相反的东西发生，或预期和实际发生的不同。小说几乎每节每

段，随处可见情境反讽的例子，有些体现描写的趣味，有些涉及人生的况味。例如：

- “老师叫福良去帮秋云补习”——表面是福良帮秋云补习，最后反而好像是秋云帮福良的功课，也影响了他人生的路向。表面老师搭救了福良，但实际上又把福良推入了一段失败的初恋，经历了失恋的苦闷
- “秋云戴福良坠玉”——重逢时候，秋云戴福良坠玉，依然记得福良，却说“幸会”，福良心理深处还是有秋云，但无论如何，已经回不去了
- “福良当大学老师”——福良原本学业只是试升，但经历人生不同历练，竟然受邀讲课，背后又好像是和秋云补习的延续
- 福良父母来了台湾几个月去香港探望许可，许可一家过后也来台湾。小愿照例把哥哥一家人载上阳明山，四个大人三个小孩挤在车中不轻松，福良和许可半途被挤下，最后乐得在Starbucks 聊天(页212-3)
- 福良读华校，认定“读到中四就够”。后来他和秋云相濡以“情”，竟发奋考上高中、升大学，由于教学媒介语改成英语，跟不上而退学。福良的少年伙伴们成长于教育投资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社会，被归入读工艺、学一门手艺过日子的料。
- 弟仔偷了母亲的储蓄到中国闯，成为上海一个偏远市镇的荣誉市民，堂堂一个人物。他对福良说：“妈妈走了，我就不必向任何人交代。”他觉得他对妈妈的亏欠是应该弥补的。

戏剧反讽(dramatic irony)作为一种叙述技巧，用于让读者达到比文本当事人多的知识或认知。作者可以让读者知道对当事人或者情节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人物的言行对读者的意义产生变化，例如：

- 福良不知自己有教书的天分；福良和傅老师谈辣椒螃蟹，傅老师以为重点是辣椒，福良第一时间轻松说：螃蟹——傅老师提醒福良，他是个很有天分的人，暗示他配得上小愿。

## 7. 象征

### a. 名字和颜色的象征

象征手法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，借助某人某物的具体形象，表现某种抽象的概念、思想和情感。它可以使主题深刻，或意味深长。恰当地运用象征手法，可以将某些比较抽象的精神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赋予文章以深意，从而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。

例如：颜色和取名（外号）代表的身份和背景

- 福良服役期间军营里用颜色区分兵士会讲什么语言，绿色英语、橙色华语、红色方言。橙色是少数。他意识到自己“身份”的尴尬。橙色的老兵告诉他，大家叫他“Chinese helicopter”，带嘲讽，意思是“Chinese educated”。福良自我解嘲，说“made in 1960”。在福良的认知里，“颜色”已转换成一种身份歧视。他爱上同袍的妹妹 Eileen，后来分道扬镳。Alan分析他失恋的原因，因为他是橙色+红色，Eileen是绿色+红色。颜色说明了“距离”。
- Alan是深绿。在福良眼里，他“不同于凡人”，有能力成为“杰出的律师”，却跑到中国偏远地方当义工，“不想帮有钱人，想帮穷人”。Alan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坚守信念，“追逐”生活。他与社会之间的“距离”是关乎生命之价值取向。选择到“中国”当义工是否有寻找身份认同的意思，无从推测。有趣的是，Alan和弟仔从两个极端逆向表达了他们对社会主流（我者）的疏离与不屑。
- 80年代中期，在职场——日本公司——福良认识了小愿，她不喜欢“中文系却是英语环境”，离开大学当书记。经理Steven属于深绿，他要下属都取洋名，小愿叫Jennifer，福良叫Jackie。私下他们“笑着”互换洋名，在各自的心房隐隐有针刺的痛：“我是谁呀？”福良会见两个橙色的客户洽谈生意。两位都不肯说华语，否认是华校生。福良深深意识到华校生“身份”处于边缘的尴尬。福良的姐姐愤愤地说：“华校生最多只能去到第二把交椅。”华校生与社会的“距离”在日子里产生什么样的切身感受？“他者”与“我者”的微妙关系促使福良作什么样的反思？他的反思有多少指向“身份认同”的关切与思考？长辈的“历史”曾经刺激福良去知道更多的

历史，想知道更多历史的潜在心理莫非他不时反思自己的认同意识。

b. 另外小说中也有其他的象征，例如：

- 蝶变(第二章)
- 不同的歌曲和诗词
- 饮食和游戏
- 重复的情节，如“火并”和军营冲突、离别
- 中英语言混搭的使用
- 小说的结尾和前后呼应
- “放逐与追逐”

## 8. 人物塑造(characterization)

小说中有不同的人物设计和塑造，包括主、次、结构人物，及串场人物

这些人物有些是社会某类人物的缩影，又或形成系列：

不同的主次人物也有各自主题和结构上的功能。在叙述上也有：加害者、协助者等不同功能。他们或促成，或阻碍，与其他人物与社会体制形成冲突，或自己走出另一条路。

从人物描写来看，我们还可分形貌、表情、动作、性格、行为和心理等不同描写，有时用的是直接的手法，有时是间接。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行为、性格和际遇是矛盾的，或有两种相反特质。我们称之为圆形人物。

### 主要人物

- 福良—是一个多重身份的边缘人物，被生活主流化，细看每一阶段的福良，见证他的成长、他的“放逐”(求学时代被大环境放逐，英文不好大学不能毕业，工作阶段因学历不高，没有大学文凭而遭遇挫折)、他的追逐(每个阶段的爱情、学业/事业、家庭)、他的性格。
- 三位女主角：秋云、Eileen、小愿（她们的性格、她们的理想以及她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得与失

### 次要人物

- 福良各时期的同伴：邻居/少年玩伴（红龙、狗屎、弟仔、鸦片仙等）、中学同学（亚河、天顺、英俊等）、入伍时军营中的朋友（John、Alan等人）、工作上的同事、上司（Steven、Akita San、Martin）——他们的故事和命运、他们的“放逐”与“追逐”。
- 福良的家人、长辈、下一代：福良的长辈和家人、小愿的长辈和家人、傅淳、福良和小愿大的女儿等——他们情感的依归、他们的追求、他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得失

过场/串场人物：

小贩中心摊主的女儿黑金、调色板等